

张宗子《快园道古卷四》：“陶石梁曰：俗人有浅水长流之说，余深有味其言。唐人诗云：一团茅草乱蓬蓬，蓦地烧天蓦地空。争似满炉煨榾柮（木柴疙瘩），慢慢腾腾地暖烘烘。”

细水长流，常用来指生活上的精细安排，长远打算。此诗之意味，浅水长流尚不足以概之也。一团茅草，看似庞大，燃烧时，火焰腾天，煞是好看，然不能持久，顷刻之间，灰飞烟灭；榾柮（木柴疙瘩），小而并不起眼，点着的时候，虽然慢慢吞吞，却能提供较为持久的温暖。然则浮华喧嚣易逝，朴素低调久存；轰轰烈烈决不可恃，慢条斯理方为得计。譬如饮酒，干杯立尽，大杯狂饮，顿呈醉态，胡言乱语，虽属豪情，未必尽兴，大不如文雅。何若一口一口慢饮细品者得酒味酒趣之多也。出外旅游，于景点贪多求快，急急一至，狂乱拍照，以为此处美景皆吾所有，可乎？何若小桥流水，怡怡而行；稳稳登山，移步换形；春花秋月悦目，风声雨声关情。春光之际，我们“慢慢腾腾地”，于是曲径通幽，别见洞天；鸟啭虫鸣，忽有会心，此方为善游者也。读书也是一样，《礼记》上说古人花三年读完一本经书，十五年读完五经，受用一辈子。今人一年读三十本书，目下匆匆，心中茫茫，却等于什么也没读。

黄州猪肉便宜，黄州人却不吃，因为他们不会煮。苏东坡解煮，谓净洗锅，少加水，深压柴头莫教起，火候到时肉自美。美味依赖于慢慢炖煮者不知凡几，则慢之一字，其意义岂能小觑！我们应该检讨我们的生活节奏，倘若过快，不防降下一些。原来花十分钟吃毕的早餐，不妨花上二十分钟；原来一个

小时写成的文章，试着用上八个小时；原来一年造成的大厦，且花上三年；原来乘飞机横行天上，不如且换乘一趟列车，瞧瞧车窗外的美景，你会发现青纱帐的韵味，油菜花的艳丽；那条小河虽不清澈，却也蜿蜒曼妙；寻常的河堤边的柳树，竟然如此婀娜多姿。慢生活离不开自然的滋润，陶渊明诗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可谓得其真谛了。在自然之中，我们的身心常会感到真正的轻松、和谐。

米兰·昆德拉说：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？他感慨：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里去了？民间诗歌中游手好闲的英雄，漫游各地磨坊，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，都到哪里去了？他们随着乡间小道、草原、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？中国传统，也欣赏“优哉游哉，聊以卒岁”以及“慢步当车”的从容自得的生活态度。周敦颐有句：“得闲方达士，失计只劳生”；民歌云：“人生无事清闲好，得到清闲岂偶然。”皆意味深长之语也。

当然慢生活决非懒惰，而是一种生活境界，它的目标照德国诗人席勒的说法在于培育“审美的人”，而“审美的人”是超越“感性的人”从而成为“道德状态”下的“理性的人”的必要途径。所以闲适常常为理性乃至创造打开门户，张潮《幽梦影》中说：“人莫乐于闲，非无所事事之闲也。闲则能读书，闲则能交友，闲则能饮酒，闲则能著书。天下之乐，孰大于是？”法国哲学家蒙田指出，“悠闲的举止和放松的能力乃强大和富有的心灵中最高尚、最适用的品性。”与张潮所言同一旨趣。现在，世界上有很多人提倡并实践慢生活，对这种观念与作为，我要说一声“良有义也”，其附溢的意义如节约能源之类我们不必多谈了。

王义方是唐代泗州涟水县（今江苏涟水县）人，他饱读诗书，通晓四书五经，后来被任命为晋王府的参军。当时的宰相

王义方的娶与不娶

唐宝民

王义方的才华，也很看中他的为人，魏征的妻子有个侄女，已到出嫁年龄，尚未婚配，魏征便想将妻侄女嫁给王义方，于是便托人带话给王义方。按理说，王义方的官职不大，正需要在朝廷里找个靠山往上爬，而魏征是当朝宰相，权高位重，这不正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吗？可是，



让人不解的是，面对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大馅饼，王义方却不为所动，他很坚决地谢绝了这门亲事。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，过了不久，魏征染病去世，而王义方又做出了一个让人不解的举动，他亲自托人上门，表示愿意娶魏征的妻侄女

为妻，女方当然愿意，于是，两个人结为连理。魏征在世时拒绝婚事，魏征去世了却主动上门求娶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大家议论纷纷，有人就问王义方为什么要这样做，王义方说：“我之前拒婚，是因为魏征正处在高位，我不想趋附权贵；如今魏公去世了，我要实现他生前的愿望，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！”事情传开，人们都纷纷赞扬王义方的正直为人。原来，他的娶与不娶，都在情理之中，都是他正直为人的一种表现，不依附权贵，但又用行动报答知遇之恩，正是王义方为人的光芒所在。王义方官职不高，最高只任御史台侍御史，属六七品的监察官，但他却名登国史，在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中均有他的传记，北宋司马光所著的《资治通鉴》中也有他的记载，这和他为人处世的正直是分不开的。



竹林移栽来的。每当春节回家，沿盘山公路走，两边楠竹林、油茶林内总会飘忽出阵阵幽香，这是山兰在报告春消息的时候。山兰的清香一直要持续到芒种前后。我老家的房前屋后的山兰也是大姐亲手所栽。春天，整栋木屋都弥漫着清雅的山兰香，沁心入脾。大姐爱花草尤爱山兰，以至于搬家时不忍心将它抛下。对于花草的养护，我虽无大姐那般巧手，但却不敢懈怠，即使再忙也不忘给它浇水。老家山高壑深，土地温润，山兰在那里傲然地生长，悠然地开花。如今移居城市，仍然保持本色：不需常添肥松土，不需过多照料，却照样叶如黛眉，默默送香。

“寸心原不大，容得许多香”。这美丽的山兰品性就如大姐人品。长期处于工作、家务、自学

雨纷纷，雾蒙蒙。一阵山风吹过，云雾纵情翻腾，恣意飘忽。沐雨站在毗邻上杭与长汀的龙华山麓，默念着毛主席“红旗越过汀江，直下龙岩上杭”的诗句，别有一番心绪。

由于少小离家，难得回去也只局限于桑梓莆田，对八闽大地踏足不多，很想去当年毛主席生活过的闽西老区走一走。念叨数日，就接到友人刘灿邀请，去看看他家乡龙岩景色秀丽的龙华山。于是，我和三五亲友结伴，其中有上海书法家钱建忠，从莆田出发，进行一次春天之旅。侄子少敏的同学周荣栋从厦门赶来，自告奋勇驾车西行。

面对胜境名山的烟霭奇观，何为禅意便成了谈论开篇。“禅意虚实依存，披覆天地万物”，“静虑生慧而得禅”，“滴水穿石，禅意显于不舍定力”，“一塘水雾，几只蜻蜓立菡萏，听荷苞绽放；一亭唐宋，数钟铎声迎曦晨，随清风飘逸——悠然禅意也！”已见迭出，趣味良多。

这里离“红都”瑞金不远。一路上杜鹃花漫山遍野地开着，荣栋惊异其热烈与灿烂，不时停车拍照。时值清明，大自然自然就聊生与死的话题。笔者认为，那种流转不绝的“往生”说，或许能够让人有种延续的温暖，对生命的终止不再那么畏惧，但毕竟忽然而缥缈。且恕我失敬：信与不信两由之。本人更愿意接受生命的价值在于为理想奋斗的“今生”说。

曾经有位诗人猛发感慨：有的人活着，可是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然而他还活着。这是对生命的冷峻思索、激情解读与深刻评点。从司马迁到毛泽东，更有振聋发聩的或鸿毛或泰山的告诫。想起红军将士铁肩担道义，舍生忘死，我真觉得那杜鹃花就是他们鲜血浇灌出来的。我把感觉付诸言表，语音甫落，陪同我们的客家后生修汉祥就接茬道：“内念与外物相切相融，其实这中间就萦绕着禅意。”

车子沿着水泥坡道蛇

行而上，两旁葱茏虬壮的古木次第后退。约摸过了半个小时，一堵院墙映入眼帘，拐进门便看到刻于巨石上的“龙华禅释”四个大字，其为古篆阴文鑿金，格外醒目。

我们落坐于竖着殿柱的高台上，听住持印瑞叙说星移斗转物事变迁——

龙华山位于汀江之畔，接壤上杭，绵延数里。汀水直抵潮汕，自古有“上三千下八百”之谓。史上此处乃汀江流域重要码头。传说唐前，随商旅千里苦寻而至的一名高僧，震撼于龙华山状如大鹏展翅的顶峰，明月映照下，其峰又呈现为一尊仰天巨佛，那额头、眼窝和鼻梁，是那么

的栩栩如生。高僧毅然驻锡，开窟造寺释禅，从此过往汀江之舟楫朝闻晨钟，晚听暮鼓……

古寺在一里地之外，失修而废，九年前拆其可用之材重建于斯，遂有了这座气度轩然的新寺。当年，寺院掩护过红军，红军保护了寺院。红军与僧人数力修筑的山路，缩短了寺院与民间村落的距离，方便了山民上下进出，也为现今的盘山水泥路打下了基础。

喝着住持沏的茶，淡淡的近乎无色的茶，看着杯中沉浮未定的嫩叶慢慢舒张，回想刘灿讲述的一些事。刘灿在龙华山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，从小受



查济写生 赵建平

大姐虽不在父母身边，不能常给二老做家务，但父母常能接到她嘘寒问暖的电话。父母身体有恙，大姐总要设法接他们进城治疗。大姐工作非常辛苦，却总不向我们诉说，且时时牵挂着家人。

五年前的早春，43岁生日还未过的大姐在家猝然离世，古稀之年的白发母亲送黑发女儿，小哥和我送爱亲的大姐，全家人心如刀割，肝肠寸断，阴冷的雨水悲悯着大姐的离去。我始终不愿相信这是真的，大姐，你还没看到你心疼的小弟实现物质上摆脱困窘和收获爱情的幸福，怎能如此决离开啊！

如今，我只要望着这盆大姐亲手栽植送给我的山兰，就感觉看到了大姐：外表朴实，心中充盈暗香。

兰展中，哪里取景都是美景。

华山，为老区老家发展尽力。一到这里心就静了下来，人亦倍感轻松。他让我试试暂时放下上海的事，别想得太多，最好连手机也关了，尽情享受这静谧、富氧的大自然。

是啊，禅意高洁而真切，关注的是“当下”，倡导的是投身。人要活得有意义，必须有信念的支撑，思想的执著，遵循认定目标前行，诚如“红旗跃过汀江，直下龙岩上杭”。若能是，有什么坎不能跨越呢？春天之旅的下一站，还将驱车前往圣地古田，那里有诉说今昔的红旗等着我们。

龙华带禅入清明，醍醐灌顶神情爽。我将力戒浮躁，去拥有那轮心中朗月。

偏爱蕴含郁勃情绪的事与物。乘坐直升机巡航美国西部大峡谷，便是件令人情绪郁勃以致难忘的事。

旅游美国，一个重要景点就是科罗拉多大峡谷。当年，罗斯福总统参观后，无比郁勃地说：“大峡谷使我充满了敬畏！它无可比拟，无法形容，在这辽阔的世界上，它——绝无仅有！”

大峡谷由好几个峡谷区域组成，我家仁则选择去了可以乘坐直升机上天入地畅游峡谷的“西峡”。

清晨，旅游正的自备车从拉斯维加斯出发，直奔传说中的西峡。几小时车程的无垠黄沙，火辣骄阳。天边，不时盘旋着翅长达3米、体重约20磅的印第安图腾偶像大圣鹰，其叫声沉郁苍凉，据说在2公里以外都听得分明；路边，无数奇特的矮树正向天空纷纷伸张开“佛手”：这树没有年轮，但它只要沐浴一场雨，便可快乐存活一年，它就是印第安人的沙漠救命树——约书雅树。遒劲的“佛手”们呼唤着，张扬着，饱满激越，看着它，人的生命力也不由得郁勃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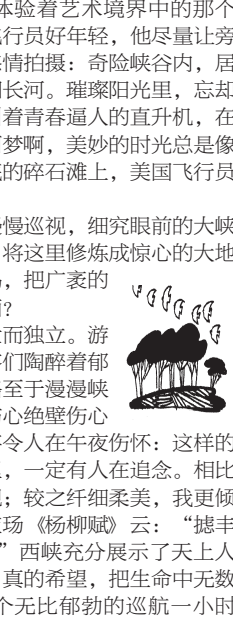
西峡属于印第安人保护区。距西峡半小时车程处，我们换乘上印第安人的摆渡大巴直奔机场。在这里，游客需要背着旅行包一起称体重——为了直升机的平衡，由服务员依据体重前轻后重安排座位。

终于坐上红蜻蜓直升机啦！和最可爱的人上天后，巡航西峡，生命镌刻住了这样一个金色的正午——直升机迅捷拉高后欢奔进了大峡谷，那是怎样的一个时光隧道啊！千秋六合，沧桑涅槃。飞机在峡谷中轰鸣盘旋，有时直指峭壁飞刺，有时紧贴悬崖侧冲，惊险，刺激。无论乘坐者是恐高的还是白日梦者，直升机恰似庄子的大鹏鸟儿，左摇右

摆，上下腾挪，让你充分体验着艺术境界中的那个“不平衡偏倾”！温柔的帅飞行员好年轻，他尽量让旁边的我与女儿俯瞰下面并恣情拍摄：奇险峡谷内，居然悠游着一条亿万岁的细细长河。璀璨阳光里，忘却了年龄的长河，陪伴并指引着青春逼人的直升机，在无际的谷道中穿越……晕啊梦啊，美妙的时光总是像风。直升机终于降落在谷底的碎石滩上，美国飞行员用眼神与我们道别。

坐上谷底游艇，我们慢慢巡视，细究眼前的大峡谷：是百万年水的柔情么，将这里修炼成惊心的大地峡谷；是亿万年风的伟力吗，把广袤的峭壁涂抹成绝代的砖红岩画？

此刻，这里安宁得遗世而独立。游艇司机热情地解说，游客们陶醉着郁勃着，纷纷抢拍这无尽水路至于漫漫峡谷的最初之约……眼前，伤心绝壁伤心碧。始信大美的极致，总将令人在午夜伤怀：这样的景，适合伤感；这样的风里，一定有人在追念。相比人工景致，我偏爱自然景观；较之纤细柔美，我更倾情广袤雄强。建安七子之应场《杨柳赋》云：“摅丰节而广布，纷郁勃以敷阳。”西峡充分展示了天上人间的仪式之感，集合之美。真的希望，把生命中无数个碌碌的一日，来换取这个无比郁勃的巡航一小时……



查济写生 赵建平